

浮沉日誌

作者: 某年某天我終於上岸

Powered by [紙言](#)

《螞蟻洞白如雪》

有個白色的螞蟻洞，很雪白，沒有一絲雜質的白，最奇怪的是，裡面的螞蟻都是白色的。

聽人家說，這個細小的螞蟻洞從前是何等漂亮，甚麼顏色都有。而且那些顏色是幾千隻螞蟻一手一腳地塗上去的。

怎麼塗啊？哦～每隻螞蟻本身就擁有一種顏色，在牠們走路的時候都會留下他們的腳印，他們的顏色，像是紅螞蟻的腳印是紅色，黃螞蟻的腳印是黃色，綠螞蟻的腳印是綠色。日子漸過，洞裡就充斥着各種色彩，其中因為很多螞蟻都是黃色，所以洞裡的黃色特別多。

最美麗的是，傳說中螞蟻洞外面的世界都是千篇一律的白色，很難想像這個豆丁般小的地方竟然充斥着各種神奇的色彩。

可是，即使牠們留下的顏色有多麼的鮮艷，塗的有多麼的燦爛，那些顏色也不能保存很久，因為那裡偶爾會來一場大雪，把洞裡的顏色都蓋掉了，像油漆一樣，抹也抹不走，洗也洗不走。估計外面的世界都是因為這些暴風雪，才會被染成白色。但是，就是想不通為甚麼螞蟻洞卻還可以有這麼多顏色。

其實螞蟻洞偶爾也有被暴風雪染白的時候。只是螞蟻們不喜歡那種白色，因為那不是屬於他們的顏色，所以牠們決定要把家塗回原來的樣子，原來那個充滿顏色的家。牠們塗啊塗，團結就是力量，牠們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牠們都是一隻隻畫筆，在白紙上自由地畫畫，一起左踏踏右踏踏，重新畫回屬於牠們的世界.....來了一場大雪，又塗啊塗，又來了一場大雪，繼續塗啊塗.....好像牠們在跟暴風雪玩起拉鋸戰似的。洞裡一會兒是單調枯燥的白色，一會兒是七彩繽紛的顏色。

這也是全靠牠們自身分泌的顏色，牠們的家才能一直恢復原狀。有時候牠們會慨嘆牠們是多麼的弱小，連自己的家是甚麼顏色也不能做主。

後來，情況愈來愈嚴重了。暴風雪愈下愈密，白色的油漆愈來愈多，牠們開始抵抗不了，每次塗上顏色後都筋疲力盡。仔細想一想，感覺這看似自然的暴風雪怎麼連晴天也開始下了，好像是有甚麼東西在操控，要佔據牠們的家似的。這種不詳的預感愈來愈重，有一天一隻螞蟻親眼看到有個大黑影在往螞蟻洞裡潑上難看的白色油漆。原來這根本不是自然的暴風雪，裡面是有蹊蹺的，其實是有甚麼怪物不喜歡那些眼花撩亂的顏色，它想看到螞蟻洞只有整潔的白色。

螞蟻察覺到了。牠們很生氣，但牠們甚麼都阻止不了，牠們太弱小了，只能拼命的塗，拼命的左跑右跑，拼命的把牠們的家還原成熟悉、屬於牠們的顏色。可是，那個黑影也察覺到了。螞蟻塗的愈密，黑影潑進來的白色便愈來愈多。久而久之，有些螞蟻怕了，牠們不敢再塗下去，只剩下一部份的螞蟻，一次又一次地把家塗成蜂蜜般的黃色。

有一天，鋪天蓋地的白色像洪水一樣湧進他牠們的家，肆意地發洩霸道的白。當螞蟻以為這又是一場很平常的攻擊，只有等牠們用自己的腳印就能重新塗上顏色的時候，不對勁！牠們發現牠們的身體也變白了！那討厭的白色油漆彷彿經過怪物的加強，狠狠地黏住牠們的身軀，蓋住了牠們自己的顏色，牠們洗不掉，抹不走，外來的白色硬要成為牠們與身俱來的一部份！這時候，牠們發覺自己暈暈的，很快就不省人事。

不知道睡了多久，當牠們醒過來的時候，這個家早已不是牠們以前的家了，牠們熟悉的家是七彩繽紛，而這個家早已沒有殘留一絲雜色，只有白色，很白，純白的，沒滲透一絲雜質的白。牠們就算再怎

麼努力地塗牠們的家也沒用處，因為牠們塗不出任何顏色，牠們的身體都被白色覆蓋了，再怎麼塗也是徒勞無功。牠們走出家一看，外面只有白色，跟牠們家的顏色融合得天衣無縫，生出一種可笑和諧感。

後來牠們終於打聽到那天到底發生甚麼事了。原來一直以來都是那個黑影策劃着暴風雪，只是想把那個小小的螞蟻洞填成白色。它怕螞蟻洞裡的顏色有一天向外擴散，把外面那個和平的世界給毀了。只能怪螞蟻太頑固了，一直把那層白色覆蓋掉，再覆蓋掉，所以怪物開始不耐煩，它討厭一切它控制不了的東西，那團雜質它愈看得很不順眼。於是在那一天，它準備了十年份的暴風雪，而且為了可以一舉斷絕後患，它還特意把暴風雪改良，改成能塗白螞蟻身體的超級油漆，把螞蟻洞的世界淨化，再淨化，淨化成象徵和平的白，寂靜的白。

殊不知，千算萬算，它終究算漏了一步。雖然螞蟻的身體被覆蓋着一層白，但是他們自身的顏色像血液一樣藏在皮膚裡，骨子裡，細胞裡，有黃有黑，像清泉一樣流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依舊是一樣的燦爛。牠們在等待一場能把牠們身上白色洗走的雨，牠們在等待能重新塗上自己顏色的一天，牠們在等待能把螞蟻洞變回自己的家的一天。

牠們在等待那一天。這一天，可能是在十年後，百年後，一千年後，只要有牠們自己顏色存在的一天，就有未來的那一天。

沉睡的一天必定會結束，黑暗的一天必定會迎來黎明。

《今日約咗班中同一齊食飯》

今日約咗班中同一齊食飯。

自從六月畢業後各走各路，外國去的去香港留的留，已經有一年沒見了。偶爾在IG看到他們何等精彩的生活，左擁一金髮妞右擁一黑髮娘，是稍微能猜到他們的近況，但是這次一見還是有點尷尬，像是一個在火星一個在水星，兩個不同的世界強行擠在一起，就是為了吃一頓飯。

「唔係飲茶咩？」來到這間餐廳，看它有格調的裝橫，看它黯暗而寧靜的氣氛，跟我世界裡吵吵鬧鬧，擠到爆炸，熙熙攘攘的茶樓差十萬九千里遠，一看就知道這裡不簡單。

「哈哈唔好啦食好啲啦，呢間法國高級餐廳我食過幾次喇。」阿明默默一笑，徑自走到一張桌子坐下。也不用特意走太遠，整間餐廳空着呢。

我咬了咬牙，早響啦咁我咪帶多啲錢，唔通陣間唔夠俾你又會肯我咩，沒法，都上了刀山還能退麼，只能坐下。隨行的阿強一臉平靜，彷彿這裡就是他家。「服務員，」他飄然地抽出一張閃亮亮的卡片，「我係呢度嘅會員。」

哇屌！這真的是中學的時候飯盒也要叫最少最平，偷偷摸摸夾其他人飯菜的阿強嗎？我稍微的刮了他一眼，雖然是染了一頭金髮，但還是阿強沒錯。

卻現在我來不及想這些了，為了今天兩點多的下午茶我都把午飯省掉，肚子早就餓扁了。桌子上的菜單彷彿有種魔力，不打開不行。一翻，眼睛差點沒咁咁掉在地上，我沒看錯吧，一道牛排要300蚊，就一道牛排？憑甚麼？我偷偷數一數錢包裡的錢，一百，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沒了？沒了...這一秒我腦中閃過很多念頭，甚麼急尿走先，上堂走先，屋企無鎖門走先，不然我怕是連啃一根排骨的資格都沒有，不對的，就算能吃一根排骨也怕是丟臉丟到我媽家了。

「唔係呀阿日，嗰個係dinner menu 黎，lunch嘅呢度呀。」我心裡暗叫一下萬幸，再看一下，裡面一碟意大利麵88蚊，心裡嘀咕真貴但好歹還是吃得起，暗自抹掉額頭上滴滴冷汗，好險，差點露出馬腳，差點讓他們知道我窮，是閃閃發光的月亮族。

麵來了。我咬一口，嚐不出甚麼味道，耳邊只有一聲聲叮叮，荷包裡的錢飛走的聲音，一叮，心就揪一揪。

我們邊吃邊講。

阿明說：「我係英國識咗個男model，人咁一輯相賣成一萬蚊呀。」

阿強說：「仲講，我係嗰度都識左好多女。」

阿明又說：「超！我而加日日落Bar同frd開party，邊個大學d committee 的都識晒。」

我：「係咩？」

阿明又道：「琴日我哋30人包場包咗成間bar，入場四舊水識咗幾個SU大佬。」

阿強：「琴日我俾人隊啤差d暈咗喺廁所度。」

阿明：「...」

阿強：「...」

阿明：「...」

...

我靜靜地做一名稱職的旁觀者。偶爾附和，偶爾哦一下，答一句真係㗎？係咩？偶爾望着他們，談着他們世界的事。

就像他們是在火星，我是在水星。看似伸手可及的距離卻是如此的遙遠。

阿明：「喂阿日，你呢，最近搞咩呀？」

這個問題終究要來了。我僵了一僵，暗自吸了一口氣，說道：「吓無呀...咪又係溫下書頹下...自摺。」

阿強哦了一哦：「無落bar咩？」

「我都唔飲酒嘅。」

阿明和阿強相視了眼，輕笑幾聲。

「咁好啦...喂話樣嘢俾你哋聽，有個印度妹好正呀，我roommate黎，你哋睇佢ig...」阿強掏出電話，有好嘢一齊益。

「嘩嘩嘩成個明星臉咁...」

「...」

話題繼續。我看了看手錶，怎麼今天時間好像過得很慢？聽着他們東說說，西說說，近自香港，遠自英國，一年沒見，大家的距離變遠了。大家都往前走，探索更遠的地方，而我的一年呢，好像也只是站在原地，望着他們的背影，在濃霧中，愈來愈小，愈來愈白，最終與背景融為一體，消失了。

我想要錢。一個奇怪的念頭萌生。我想要錢，有錢，就可以做咩都得，周圍去又得，去英國嘅倫敦橋遠眺美景，去美國大峽谷馴七日七夜，去法國巴黎睇鐵塔。有錢，食嘢又得，就算高貴餐廳，食buffet，望見餐牌300蚊一塊牛扒，眉頭也不會皺一下。有錢，我中意點樣享受生活都得，就像來一次話飛就飛嘅旅行，就算即興去英國探frd玩，來回一萬蚊機票我又何難之有？

有錢，我可以見識廣啲，我可以落多啲club識多幾個frd，我可以唔駛俾frd睇低，可以同佢哋喺同一個世界，我就可以向前走，追上他們的步伐。

好羨慕佢哋可以自由自在咁喺天空飛翔，天空一日可以俾佢哋飛，一日都係佢哋嘅世界，唔似係陸地

上望住佢哋兩個小黑點嘅我，因為我仲未長出一對翅膀，飛唔起。

但是回頭諗下，可能咩？真係得咩？人哋靠父幹，靠母幹，而我只是普普膏通的廢J一個，人哋可以出國留學見識下，而我只是在住了18年的家不斷探索，原本便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又何能比較？即使自己如何追如何跑，他們穿上父母的火箭鞋，即便跑步強人保特也是望塵莫及。

諗返起自己中學嘅作文，篇篇都係寫夢想，篇篇都係寫自己唔想成為眼中的大人，日日覺得錢係萬能，為錢付出一切，為錢而放棄夢想，甘願作錢嘅奴隸。頭先嘅自己有一刻係咪成為細個眼中嘅大人？既然現實嘅自己無咁嘅能力，又何必強求自己過咁高檔嘅生活，係咪高檔嘅生活一定會幸福快樂？錢換到有用嘅嘢先叫幸福。

既然喺一條跑道上，大家嘅裝備都唔同，有人着火箭鞋有人着草鞋布鞋，大家嘅終點都唔同，與其着住雙草鞋妄想要跟火箭鞋一戰高下，倒不如跟內心的自己來個鹿死誰手，用自己喜歡的節奏一步一步地跑，悠然踏出一個個充實的腳印，即便只是幾步，連人哋車尾燈都見唔到，未到人生嘅終點又點知邊個贏邊個輸？

致嗰個有一刻嫉忌人哋生活，想要追上佢哋嘅我，你都係收皮啦，我係唔會俾你影響到㗎，我要過自己中意嘅生活，有錢無錢，我一樣係輕描淡寫咁過，一樣係喺自己嘅跑道，用自己嘅節奏跑出屬於自己嘅快樂。

更何況，嫉忌有用咩，做啦。